



汪曾祺作品精选

陆建华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汪曾祺作品精选

陆建华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精选】

汪曾祺的生平及其创作

汪曾祺于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父辈兄弟三人。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特别是他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汪曾祺是在家乡读的小学 and 初中。1936年秋考入江阴南菁中学。高中二年级时，日本人侵占了江南，江北告急，汪曾祺被迫中止读书，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躲避战火，一住就是半年。40多年后，他在小说《受戒》里写到这个小庵。正是在这躲避战火期间，他反复阅读随身带去的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燃起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认为：“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1939年夏，汪曾祺离开了家乡高邮，从上海经香港，过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他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他如愿以偿地选读了沈从文先生的三门课：各

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开始了他对沈先生的追随，并最终成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读书期间，他与同学创办了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后于1949年结集为《邂逅集》，作为巴金主办的文化丛刊之一，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惜这刚开始闪现的文学才华不久便倏然中止。为生活计，他先后在昆明、上海当过教师，解放前夕，他在北平午门历史博物馆谋到一个职位。解放后，较长一个时期以当编辑为主，间或写戏，写散文。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1961年底回京，任北京京剧院编剧，1997年6月16日去世。

从解放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汪曾祺与文学若即若离，仅1963年在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不足三万字的名为《羊舍的夜晚》儿童小说集。最能代表他这个时期创作成绩的便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他是这个戏的主要执笔者。但那时反对突出个人，尽管《沙家浜》家喻户晓，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编剧是汪曾祺。

汪曾祺创作上的辉煌是随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曙光一起到来的。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上的《受戒》和此后陆续发表的《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等，这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为汪曾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名字迅速传遍中国文艺界，并很快引起海外文坛注意。他的别具一格的作品，在刚刚摆脱“四人帮”冰冷桎梏的中国文坛，显得异常引人注目。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情，把生活中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第二，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诗意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第三，他总是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旧生活的压力的精神力量的揭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

对于汪曾祺创作上的成就，文艺界已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主要是，汪曾祺的作品把中断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又成功地联结了起来，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汪曾祺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学传统对丰富与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汪曾祺坚持将平民百姓作为自己专注的表现对象，不但反映了汪曾祺对人民群众的一往深情，也是对“英雄史观”的一种有力批判。

汪曾祺一生写了近 200 万字的作品，其中五分之四的作品写于新时期。从 1980 年文坛复出到他 1997 年去世，汪曾祺不到 20 年的创作成绩，竟是他“文革”前写作数量的十多倍。迄今为止，海内外共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数十种，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当汪曾祺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以家乡为背景的优美动人的小说和散文时，他的家乡江苏高邮的父老乡亲，迅速而欣喜地感受到这位老作家无比热爱家乡的赤诚之心。高邮市人民政府曾于 1982、1987 和 1992 年三次邀请他回乡访问，既圆了他的思乡之梦，也抚慰了他几十年历经沧桑与坎坷的心灵。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贡献，对家乡无比挚爱的优秀作家，2000 年底，高邮市人民政府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在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秦少游等聚会过的风景区文游台建立了汪曾祺文学馆。国内众多知名作家获悉此事后，纷纷寄来题词或自撰的楹联。王蒙的题词是：天真隽永，自在风流。林斤澜的题词是：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邵燕祥的题词是：柳梢帆影依稀入梦，热土炊烟缭绕为文。仔细体味便不难发现，这些题词既表现了作家们对汪曾祺艺术品人的赞美敬仰之情，也是对汪曾祺创作的形象描绘与准确评

价。

本书以选编汪曾祺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代表作为主，还适当选编了他的诗歌与书信。在汪曾祺的新诗与旧体诗中，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活美的发现，与他的小说散文是一脉相承的；而他的书信，则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略窥汪曾祺的真实的心灵轨迹，和他的一些作品的酝酿创作过程。这些，相信读者会感兴趣并喜爱的。

编 者

2004年春雨潇潇之夜于金陵

百步坡寓所

目 录

小 说

汪曾祺的生平及其创作	1
复仇	3
羊舍一夕	12
黄油烙饼	41
异秉	49
受戒	61
岁寒三友	80
寂寞和温暖	98
天鹅之死	119
大淖记事	125
七里茶坊	144
鸡毛	160
徙	169
晚饭花	191
鉴赏家	194
职业	202
八千岁	207
陈小手	223

散 文

日规	226
桥边小说三篇	235
安居居	252
瑞云	263
蚰蚰	269
陆判	275
仁慧	280
露水	284
我的家乡	293
文游台	300
多年父子成兄弟	305
泡茶馆	309
跑警报	317
随遇而安	324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333
金岳霖先生	343
老舍先生	348
国子监	353
胡同文化	360
吃食和文学	364
故乡的食物	372
五味	386
葡萄月令	390
昆明的雨	396
湘行二记	400
林肯的鼻子	408
香港的鸟	411

诗 歌

早春	415
彩旗	415
杏花	415
早春	415
黄昏	416
火车	416
夏天	417
早晨	417
井	417
花	418
淡竹叶	418
蝓蝓和纺织娘	418
萤火虫	418
秋冬	419
爬山虎	419
黄栌	419
下雪	419
雪后	420
热汤面	420
旅途	422
吐鲁番的联想	422
巴特尔要离开家乡	423
坝上	423
歌声	424
回乡杂咏	425
水乡	425
镇国塔偈	425

书信

宋城遗迹·····	426
佛寺·····	426
秦少游读书台·····	427
贺家乡文联成立·····	427
江湖满地一纯儒·····	427
致施松卿（选五）·····	431
致黄裳（选二）·····	443
致朱德熙（选二）·····	448
致翁偶虹（选一）·····	452
致崔道怡（选一）·····	453
致刘锡诚（选一）·····	455
致陆建华（选一）·····	457
致陶阳（选一）·····	459
致江连农（选一）·····	461



小 说



复 仇

复仇者不折镞干。虽有歧心，不怨飘瓦。

——庄子

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遍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就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眯了眯，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现在，残余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从这里开始了我今天的晚上，而明天又从这里连接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从蜜蜂的声音里。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不错，普

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秋”。他想象和尚去找蜂蜜。一大片山花。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面，实在是好看极了，和尚摘花。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他喜欢这个和尚。

和尚出去了。单举着一只手，后退了几步，既不拘礼，又似有情。和尚你一定是自自然然地行了无数次这样的礼了。和尚放下蜡烛，说了几句话，不外是庙宇偏僻，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山高，风大气候凉，早早安息。和尚不说，他也听见。和尚说了，他可没有听。他尽着看这和尚。他起身为礼，和尚飘然而去。双袖飘飘，像一只大蝴蝶。

他在心里画不出和尚的样子。他想和尚如果不是把头剃光，他该有一头多好的白发。一头亮亮的白发在他的心里闪耀着。

白发的和尚呀。

他是想起了他的白了发的母亲。

山里的夜来得真快！日入群动息，真是静极了。他一路走来，就觉得一片安静。可是山里和路上迥然不同。他走进小山村，小蒙舍里有孩子读书声，马的铃铛，连枷敲在豆秸上。小路上的新牛粪发散着热气，白云从草垛边缓缓移过，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穿着一件银红色的衫子……可是原来描写着静的，现在全表示着动。他甚至想过自己作一个货郎来给这个山村添加一点声音的，这一会可不能在这万山之间拨浪浪摇他的小鼓。

货郎的拨浪鼓在小石桥前摇，那是他的家。他知道，他想的是他的母亲。而投在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的妹妹。他真愿意有这么一个妹妹，像他在这个山村里刚才见到的。穿着银红色的衫子，在门前井边打水。青石的井栏。井边一架小红花。她想摘一朵，听见母亲纺车声音，觉得该回家了，天不早了，就说：“我明天一早来摘你。你在那儿，我记得！”她可以给旅行人指路：“山上有个庙，庙里和尚好，你可以去借宿。”小姑

娘和旅行人都走了，剩下一口井。他们走了一会，井栏上的余滴还丁丁咚咚地落回井里。村边的大乌柏树黑黑的。夜开始向它合过来。磨麦子的石碾呼呼的声音停止在一点上。

想起这个妹妹时，他母亲是一头乌青的头发。他多愿意摘一朵红花给母亲戴上。可是他从来没见过母亲戴过一朵花。就是这一朵没有戴上的花决定了他的命运。

母亲呀，我没有看见你的老。

于是他的母亲有一副年轻的眉眼而戴了一头白发。多少年来这一头白发在他心里亮。

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

可是他没有妹妹，他没有！

他的现在，母亲的过去。母亲在时间里停留。她还是那样年轻，就像那个摘花的小姑娘，像他的妹妹。他可是老多了，他的脸上刻了很多岁月。

他在相似的风景里做了不同的人物。风景不殊，他改变风景多少？现在他在山上，在许多山里的一座小庙里，许多小庙里的一个小小的禅房里。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 and 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横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是只能一个劲地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宵，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

了。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得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磬。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膀平摊，腿脚舒展。

烛火什么时候灭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

老和尚敲着磬。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

他梦见他对着—面壁直—的黑暗，他自己也变细，变长。他想超出黑暗，可是黑暗无穷的高，看也看不尽的高呀。他转了一个方向，还是这样。再转，—样。再转，—样。—样，—样，—样是壁直而平，黑暗。他累了，像—根长线似的落在地上。“你软—点，圆—点嘛！”于是黑暗成了一朵莲花。他在莲花的一层又—层瓣子里。他多小呀，他找不到自己了。他贴着黑的莲花作了一次周游。丁——，莲花上出现—颗星，淡绿的，如磷火，旋起旋灭。余光霭霭，归于寂无。丁——，又—声。

那是和尚在做晚课，—声—声敲他的磬。他追随，又等待，

看看到底多久敲一次。渐渐地，和尚那里敲一声，他心里也敲一声，不前不后，自然应节。“这会儿我若是有一口罄，我也是个和尚”。佛殿上一盏像是就要熄灭，永不熄灭的灯。冉冉的，钵里的花。一炷香，香烟袅袅，渐渐散失。可是香气透入了一切，无往不在。他很想去看看和尚。

和尚，你想必不寂寞？

客人，你说的寂寞的意思是疲倦？你也许还不疲倦？

客人的手轻轻地触到自己的剑。这口剑，他天天握着，总觉得有一分生疏；到他好像忘了它的时候，方知道是如何之亲切。剑呀，不是你属于我，我其实是属于你的。和尚，你敲罄，谁也不能把你的罄的声音收集起来吧？你的禅房里住过多少客人？我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我过了各色的夜。我这一夜算在所有的夜的里面，还是把它当作各种夜之外的一个夜呢？好了，太阳一出，就是白天。明天我要走。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的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又转身，分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